

歷史空間

在天河瀑布遙想李白

馬承鈞

在桂林，不斷聽人講起天河瀑布，說那裡林幽、石奇、水秀、氣爽，擁有方圓850公頃的原始大森林、落差88米的天河大瀑布和每立方厘米高達十幾萬個負氧離子的天然大氧吧……如此天造奇觀，我自然不能放過，決定與好友小明一道來個自駕遊。一大早我們就駕車上路。天河瀑布距桂林132公里，位於荔浦縣南端瑤族鄉境內。沿「桂梧高速」一路向南，途徑陽朔直至桂荔路，再沿荔柳路西行。不料漸漸瀝瀝下起雨來，雨中行車，沿途風景卻愈加秀麗，喀斯特山形從車窗兩邊匆匆閃過，青山綠水、風姿萬種，阿明歎曰「真是一次難忘的美麗之旅！」

車過蒲蘆瑤族鄉政府，見路邊停着一輛黑色越野車，下車問路，司機是一位微胖的中年男子，真是無巧不成書，他說：「跟我走吧，我就是去天河瀑布。」

我們跟着越野車跑上盤山公路，山路兩旁是連綿不絕的原始森林，猶如綠色海洋，20幾分鐘就抵達慕名已久的天河瀑布生態旅遊景區。

它給我第一印象是：原始、奇秀、壯美！這是一片未被人為開發的令人扼腕震撼的古老的原始生態風景區！

景區大門是古樸敦實的原木柵欄門，接待室也是瑤族樣式的竹木結構，連屋簷和門窗都凸顯古樸和瑤鄉風情，我欣喜道：「咱們好像走進秦漢時代深山老林的某個山寨了！」

由於遠離市區，又逢梅雨季節，這一帶又正在修建高速公路，所以遊客寥寥無幾，這在我印象中可謂絕無僅有。阿明高興地拽住我跳起來：「正好，咱們可以隨心所欲來個雨中『逍遙遊』！」

泊車後，我上前感謝越野車主的引路，他連連擺手，笑道：「歡迎你們遠道來此，天河瀑布確實值得一遊，我來當導遊！」他自報家門叫陸澤波，係蒲蘆瑤族鄉黨委副書記兼人大主任，是來景區檢查環境保護的，他還從越野車上拿出兩把傘遞給我倆。

沿青石板路緩步前行，我的整個神經被這古木參天、山嵐繚繞的神秘氛圍緊緊吸引了！有陣陣涼意襲來，四周靜謐得幾乎聽不見心跳，不時可聞潺潺的流水、嘎嘎的蛙聲和高處傳來的鳥鳴。

「天河景區方圓850公頃，是集原始森林、瀑布、瑤族風情於一身的旅遊度假勝地。」陸澤波

指指四周小聲道：「這裡海拔1500多米，到處是原汁原味的原始森林……」

天又下起雨來，我們撐起雨傘，漫漫水霧中欣賞山水美景，平添了無限夢幻意境。遮天蔽日的原始林帶，像一望無際的綠色大海。樹林在風雨中搖曳，更加劇了一種神秘感。小明使勁地吸了一口氣，舞動雨傘道：「這裡有太多太多的負離子，絕無PM2.5，堪稱是無邊無涯的天然大氧吧，值得好好享受！」她指着前面的碧潭又叫起來：「快看快看，青蛙耶！」她這一叫，兩隻青蛙就倏地跳進了池裡，濺起一片小小的漣漪。

我驀然想起當過禮部侍郎的南宋詩人曹爾那首《春暮》來：「門外無人問落花，綠陰冉冉遍天涯。林鶯啼到無聲處，青草池塘獨聽蛙。」

說話間，雨過天晴，遠處出現一幅嬌媚畫卷，陽光下浮出一道彩虹，與層巒疊翠的巍巍林海相映成趣，令人望空興歎。再往前走，峰迴路轉曲徑幽遠，見有松鼠和山雞隱隱忽現，溪流中魚蝦游弋，更覺這空谷幽蘭猶如世外桃源矣。

剛剛收好傘，又起霏霏細雨，我等索性在雨中漫步。舉目四望，但見雲霧與峰巒相擁，巖峯與古樹掩映，綠水與奇石爭輝，大有「白雲抱幽石，綠筱媚清漣」的韻致。繞開詭異的山石，沿狹窄崎嶇的山路逐級攀登，真是移步換形、一步一景，個個趣味令遊蹤大大增色。

雨不見停歇，反而愈下愈烈了。正好前面有座石拱廊橋，我們就上橋避雨。只見四周雲霧繚繞。峭壁懸崖間山泉飛濺，腳下碧水橫流動靜有致，可謂險峻與柔麗相濟，雄奇共嫵媚一色矣。

在橋上舉首翹望，遠遠發現有一絲白練從高處垂直而下，陸澤波道「那就是天河瀑布了」。我問還有多遠，他看看我，說：「還得爬半個鐘頭吧。」

我的天！我已經很累，右膝的「游離體」又在隱隱作痛，但百聞不如一見，「無限風光在險峰」，此行就為天河而來，再苦再累也要登臨啊！我深深吸一口氣，隨大伙向天河衝刺，幸虧有阿明攙扶與激勵，經過半小時攀登，終於登臨天河之下。

霍哇！——但見瀑布由巔峰林海間飛流直下，墜入峽谷深潭，氣勢澎湃聲如雷鳴，宛如天河之水傾盆而降。陸澤波大聲道：「天河瀑布高88米，比黃果樹瀑布還高11米呢！」當下正值三伏，神州處處桑拿天，外面熱浪滾滾，這裡卻涼風習習清爽如秋，宜人極了！阿明大聲道：「我不想走了，要是能在這兒安營紮寨，住上一月，多好啊！」

吾觀之，這天河瀑布端的是氣象萬千千姿百態：近看，如飛花、如淌玉，更像一幅寬大的白銀簾凌空直下，構成一幅無以倫比的壯美畫卷，令人美不勝收、望瀑興歎！遠望，氣勢磅礴似千軍萬馬奔騰不息，大有「飛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銀河落九天」之勢，於是想起詩仙李太白來。

當年李白遊遍名山大川，更上五廬山，還在五老峰峽谷內築草堂隱居半年，甚至有「終老此地」之意。後因永王李璘「三顧茅廬」請他下山相助，才戀戀不捨離開匡廬。在廬山，除《望廬山



天河瀑布

網上圖片

瀑布外，李白還寫有《望廬山五老峰》、《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》等數十首精妙詩篇，而以《望廬山瀑布》最為著名。

古代交通不便，詩仙未曾到過荔浦，自然也無緣見識「鎖在深山人未知」的天河瀑布了。假如藉以時日詩仙在世，他一定會樂滋滋光臨此地，遊罷銀子岩、豐魚岩和荔江灣，自然會親臨蒲蘆鄉觀賞天河瀑布。果如此，詩仙必會手舞足蹈仰首高歌：「嗷呼兮，危乎高哉！天河瀑布，發自九重天……」，《唐詩三百首》也將多出一首李白的《觀天河瀑布》了！

置身如此壯美之境，我匆就一首自由體，獻給天河瀑布：

一切的壯觀在這裡都不算壯觀
一切的驚艷在這裡都不再驚艷
天河瀑布——
你讓我如癡如醉、感嘆萬千

千萬匹白駒自天而降
千萬條青龍騰空直下
挾着威風挾着神勇挾着山呼海啸
裹着冷峻裹着悲壯裹着雷鳴電閃

你一鼓作氣義無反顧勇往直前
讓南方人北方人中國人外國人望瀑興嘆
你在深山幽谷唱一曲萬古不息的歌
令強者如虎添翼、教弱者挺起腰桿

啊！天河瀑布——莫道你空等了千年萬年
今天終於迎來一雙雙亢奮的眼簾
嗨！天河瀑布，你何止是一處山水奇觀
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徵、中華氣概的凸現！

生活點滴 雁來紅 雁來綠

吳翼民

秋色爛漫，秋果琳琅，在琳瑯的秋果中，我對菱角情有獨鍾。江南水鄉多的是河塘，河塘是菱的家園，農人稱河塘為開水，在開水隨意牽上幾絡菱秧，秋天便有了纍纍的菱角。

先應市的是紅菱，寶石紅、水靈靈的惹人喜愛，它有個好聽而好看的名字——「雁來紅」。意為大雁飛過的時候它就成熟變紅了。那「雁來紅」是生吃的，咬開紅殼現白肉，甜嫩香，為水果中的佳品。初秋時，蘇州大街小巷便有了農婦叫賣紅菱的擔子，有一齣滬劇小戲就叫做《賣紅菱》，是楊飛越趙春芳的代表作、楊派的成名作。那紅菱的肉好鮮美哦，連秋蟲之精靈金鈴子也喜愛它，切一小塊飼那蟲，那蟲鳴得起勁，鳴得動聽。因有「雁來紅」，就有「雁來綠」。這是綠色的菱角，綠得耀眼，也綠得水靈，並且品種多樣，四角的、兩角的、無角的，叫餛飩菱、元寶菱、和尚菱。但它是熟食的，宜放在鍋鏞裡煮，香、色澤清白，咬食，肉質粉糯而甘甜。

農人把採菱看作小秋收中的一款，除了收割稻子是大秋收，其餘都是小秋收。這是女人的活計，或者說採菱這樣富有情趣的活計只有女人相稱，小巧的船、——有的乾脆就是木盆、小巧的女人、小巧的手、小巧的菱角，被碧波和綠色的菱蔓襯托着，真是一幅天然的風景畫；豈止於此？還有女人的笑語、女人的歌唱，被潺潺的流水聲襯托着，不啻一首水鄉的抒情曲。柳永《望海潮》裡所描寫的：「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釣叟蓮娃」是多麼的生動雅逸！關於採菱，還有一種傳說，說的是女人在小木盆裡採菱時不方便，就地解決。說來也怪，也只有沾染了女人那「甘霖」的菱角才糯，那真是「甘霖」了。我姑媽嫁往蘇州太湖的西山島，那西山便是座花果山，盛產着楊梅、枇杷、桔子、栗子、白果……還有就是秋天的菱角。秋季裡姑媽回娘家經常攜來許多菱角，生的熟的都有，又甜又香，是那時節我們兄弟姐妹最佳的零食。可姑媽告誡我們說，菱角雖然好吃，卻不能食之過量，不然會積食脹肚，把小肚皮給撐壞的。

所以孩提時，我認定入秋後與人最親近的秋果無疑是菱角，吃罷「雁來紅」，「雁來綠」便登場。大街小巷到處是賣菱的農婦，花頭巾、藍圍裙、抄着篾籃，籃上蓋着棉罩，叫賣聲悠揚——「阿要新鮮熟格和尚菱哎……」、「鍋鏞裡燒的餛飩菱哎……」，真是既新鮮，又熱呼，掀開棉罩，溢出團團的熱氣，幾分錢便能買一大掬。小孩子怕扎嘴，無角的和尚菱是最為合宜的；餛飩菱產自無錫太湖，個頭大如飽鼓鼓的餛飩，吃口香糯肥甜，買上一掬這麼好吃的菱角可以消磨一個下晝，幾分錢即可以買上一飽，這是與同途共盛的糖炒栗子不可同日而語的。糖炒栗子固然好吃，但在我們的眼裡趨貴族化了，所以說，菱角是最平民化的食物。

然而，曾幾何時，無論「雁來紅」還是「雁來綠」都絕了跡，原因是眾所周知的。後來我插隊去鄉下，發現水面是沒開，卻是種滿了「三水一綠」（水花生、水浮蓮、水葫蘆和綠萍），用作肥料，為

「以糧為綱」服務，結果糧食並未見增產多少。倒是那時的秋天，由於少了食菱的興致，連秋色也黯然而。所以後來菱角再度露面，許多青少年不識其為何物，有人用水果刀削食而大出洋相也。



紅菱 網上圖片

「以糧為綱」服務，結果糧食並未見增產多少。倒是那時的秋天，由於少了食菱的興致，連秋色也黯然而。所以後來菱角再度露面，許多青少年不識其為何物，有人用水果刀削食而大出洋相也。

詩情畫意

關一場雨在門外

馬豌豆

我把一場雨關在門外
雨就在門外
我對它說：我去睡了
雨一點一滴，下了一夜
雨，是有情緒的
芭蕉葉最清楚
昨天晚上，一敲一擊的恹恹
天明了 並未了卻
我可憐我的梨花
經歷過昨夜
是否，淚流滿面
是否，已飄落成三月雪

平生愛好收藏名家字畫，更愛好參觀各種字畫展。一生所見甚多，也品過不少佳作，其中，參觀蘇杭園林佈局整體凸現齊魯文化的情緒，但也不乏蘇杭園林的遺風，十分美麗。但更美的，更值得欣賞的是設在園內的鄭板橋字畫展。事出湊巧，那天，國家新聞出版署一個副署長也不約而同來到十笏園。此君是個學問家，對園林的精緻讚不絕口，對鄭板橋的為官為人為藝更推崇備至。一路觀看，如數家珍。鄭板橋一生艱難，仕途坎坷，是康熙秀才、雍正舉人、乾隆進士。在這位江南才子與齊魯大地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在山東為官十一年，最大的官做到知縣，在范縣四年，後在濰縣七年。談話間，我們來到鄭板橋的一幅墨竹畫前，我端詳了許久，彷彿見到作者那傲岸清癯正直的形象，不禁脫口吟誦了他的那首廣為人知的詩：「衙齋臥聽蕭蕭竹，疑是民間疾苦聲。些小吾曹州縣吏，一枝葉總關情。」一副署長此時此景動了情：「這首詩是鄭板橋的心聲，也是他為官從政的主題歌。他自己說『七載春風在濰縣』的確，在濰縣七年，是他思想發展的高峰，也是他藝術創作的鼎盛期。在他做官判案中，公正無私，人民信得過，就把他的批案珍藏下來。這樣，才有了如今這些寶貴的墨跡……」

這時，我們來到那幅「難得糊塗」的拓片前，有人為鄭板橋的獨特書法而叫絕。我卻陷入沉思：在濰縣，鄭板橋還選過幾幅著名的匾額，其中最為膾炙人口的是「難得糊塗」。是啊，於今的人們都喜歡說這四個字，可是，真正讀懂了鄭板橋的精神。

來鴻 呼喚鄭板橋

許步書



鄭板橋 網上圖片

嗎？又有多少人會記得其中空際中的「聰明難，糊塗尤難，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。放一着，退一步，當下心安，非圖後來福報也。」想到這裡，我心中不由一陣愧怍，至今我還沒有真正讀懂其深奧的含義啊！憑時世而論，眾人皆醉，何以獨醒？那麼他也不會看透官場的黑暗，憤而辭官回老家過窮日子了。

看着想着，我來到他的一幅墨竹畫前，只見他題詞是：「烏紗雖去不為官，囊裏蕭蕭兩袖寒。寫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風江上作釣竿。」看着這少蘭、竹、石，皆飄逸灑脫，精到傳神。他平生喜畫蘭、竹、石，是他親君子而遠小人的明示。他曾說：「一竹一蘭一石，有節有香有骨，滿堂君子之人，四時清風拂拂。」難怪他辭官去濰之日，縣城萬人空巷，百姓痛哭送別，家家畫像以祀。而他上路時僅三頭毛驢：一騎坐書僮，一騎馱書筐，一騎自坐而已。不糊塗啊！鄭板橋，你是個清醒的人，「衙齋臥聽蕭蕭竹，疑是民間疾苦聲。」你關心民瘼，又無力扭轉官場的黑暗，本着「做官不為民作主，不如回家賣紅薯」的心旨。這樣的「糊塗」，誰能理解？

品味思索鄭板橋的字畫，是對這位卓越的歷史人物的理解。瀏覽十笏園的園林佈局，我以為是恬靜的，但對鄭板橋的理解是動態的。我腦海中不時翻騰着鄭板橋與他的學子韓翰論文的對聯：「刪繁就簡三秋樹，領異標新二月花。」是啊，現實生活中多少事要「刪繁就簡」，現在崗位的為官者，在行政辦事中，要「領標標新」，呼喚鄭板橋的精神。

亦有可聞

青絲

七夕古俗

農曆七夕近年被冠以「中國情人節」之名，越來越受到年輕人的關注，給人的感覺是喜憂參半。喜的是這個傳統節日獲得了更多人的重視；憂的則是七夕與原有傳統更為悖離，不僅原有的節日內涵被扭曲撕裂，就連已經瀕滅不存的七夕節俗，知道的人也越來越少了。

關於牛郎織女七夕相會的傳說，漢代時就多有流傳，經過幾百年的口耳相傳及文字渲染，約於晉代形成節日，稱為「乞巧節」。唐代馮翊的《桂苑叢談》載：「傳說鄭佩女采娘七夕時乞巧於織女，織女遺以金針，謂當得奇巧。」相傳古有女子於七夕向織女求藝，織女饋以金針，遂長於刺繡女紅。故七夕這天，古代婦女都會準備瓜果祭品對空祭拜，並於月下演示穿針引線之技，祈獲庇佑，能擁有姣好的面容及靈巧雙手，擅長刺繡和戶織。

也有一些地方的婦女乞巧，是把針投於水盆內，謂之「丟巧針」。《帝京景物略》曰：「七月七日之午丟巧針，婦女曝蠶水日中，頃之，水膜生面，繡針投之則浮，則看水底針影，有成雲物、花頭、鳥獸影者，這天中午，婦女於陽光下置一水盆，將輕巧的繡花針浮於水面，使盆底留下各種姿態的影子，或似流雲，或似花鳥野獸，或似鞋子、剪刀，予人吉兆和安慰。就連皇宮內院中，也是不免此俗。唐人陳鴻的《長恨傳》曰：「秦人風俗，是夜張錦繡，陳飲食，樹瓜華，焚香於庭，號為乞巧。宮掖間尤尚之。」七夕這天，乞巧的婦女無關身份高低，就連皇帝的妃嬪也冀望通過這條精神紐帶來表達願望，與自然和諧相處。

其後隨著時光的移異，七夕也不再只是女子乞巧。《風土記》曰：「乞富乞壽，無子乞子，唯得其一，不得兼求，三年乃得而言之，頗有受其祚者。」人們或求富貴，或求長壽，或求子嗣，根據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實際情況表達訴求。由是又催生許多相關的民俗。如在佛教的影響下，唐宋時人用泥巴、木頭或蠟製成小人偶，七夕時供奉以求子嗣，名為「魔合羅」，為梵語mahakala的音譯。《歲時記事》云：「七夕，俗以蠟作嬰兒，浮水中，以為婦人宜子之祥，謂之『化生』。」這種求子的「魔合羅」在唐宋元都極為流行，但到了明代，就漸失原有的本意。明人謝肇淛的《五雜俎》曰：「今人以泥塑嬰兒，或銀范者，知為化生，而不知七夕之戲。」明末之際，人們雖用泥或銀子塑製小人偶，但已不知這是起源於七夕求子的古俗了。

除了人偶，宋人還有「種生」之俗。南宋陳元觀的《歲時廣記》曰：「京師每前七夕十日，以水漬綠豆或豌豆，日一二回易水，芽漸長，至五六寸許，其苗能自立，則置小盆中，至乞巧，可長尺許，謂之生花盆兒。」人們於七夕前，把綠豆、豌豆放到瓦缸內用水浸泡，等到長成幾寸長的豆芽秧苗，再用紅藍彩繩把豆芽捆得齊齊整整，稱為「種五生」。也可在一塊木板上培土，施入小麥、小米的種子，待其生芽，再在芽苗旁邊塑造田畝農舍及小人偶，營造出一種村塢的田園風味，謂之「谷板」。以喻人的壽命及生活就像植物秧苗一樣蓬勃旺盛。

宋人為了七夕供奉，選用麵粉揉入糖蜜，炸成香脆可口的巧果。這種應節小食並沒有固定的形式，可做成片狀，也可切成菱形，花式極為繁多。北宋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》曰：「又以油麵糖蜜造為笑顰兒，謂之『果食』，花樣奇巧百端。」七夕前一天，汴京的有錢人家就開始在庭院裡搭建綠樓，擺設「魔合羅」、鮮花瓜果、巧果、酒餚、筆硯、針線等物。

七夕夜，一家老少向牛郎、織女雙星許願，或對月作詩，至夜深方寢。婦女還把蜘蛛捉放到小盒子裡，第二天查看蛛網，若是蛛絲多而密，則謂之「得巧」，象徵女子有了芳潔的心地和高超的女紅手藝。

對於乞巧之俗，古人也有着不同的心態。元代書畫家趙雍有一首《七夕詩》：「初月纖纖露露台，枉將瓜果鬧嬰孩；今宵自有經年約，何暇閒情送巧來？」古代的有識之士，也知道乞巧近同於兒戲，但歸諷說，依然承應不誤。究其原因，一是乞巧之俗可以彰顯對生活的禮敬，二來虛應故事，也是對古代文化的記錄和延續。可惜這種淳樸的生活態度，如今也已是泯然無跡。